

嫌疑犯的夜行列车

[日] 多和田叶子 著

田肖霞 译



多和田叶子作品

嫌疑犯的夜行列车

[日] 多和田叶子 著 田肖霞 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嫌疑犯的夜行列车 / (日) 多和田叶子著; 田肖霞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72-1220-2

I. ①嫌… II. ①多…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447号

YOGISHA NO YAKORESSHA by Yoko Tawada

Copyright© 2002 Yoko Taw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2 by SEIDO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EIDOSHA, Inc.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中文简体字版权专有权属吉林文史出版社所有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 07-2012-3926号

嫌疑犯的夜行列车

XIANYIFANDEYEXINGLIECHE

著 者 / [日] 多和田叶子

译 者 / 田肖霞

出 版 人 / 徐 潜

选题策划 / 袁一鸣

责任编辑 / 袁一鸣 高原媛

封面设计 / 胡 枫

责任校对 / 李洁华

装帧设计 / 张红霞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 www.jlws.com.cn

印 刷 /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 180千

印 张 / 5.5

书 号 / ISBN 978-7-5472-1220-2

定 价 / 24.0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6037598

致中国的读者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 1986 年。我生在东京、长在东京，大学念的是俄罗斯文学，之后在 1982 年搬到德国居住。到了德国，我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的大学念德国文学，同时在一间做书籍流通和出口的德国公司工作。公司到北京参加书展，我也去帮忙。去了北京之后，又和德国的女性朋友一起去桂林和西安旅行。那场旅行意义深刻，让我至今难忘。骑自行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有种意气飞扬的感觉，让人无法忘怀。前后左右都是自行车，如果不和大家以同样的速度骑车，就会撞上别人。就好像每个骑车人的身体渐渐地合而为一，让我感觉到时间缓慢而有力的流逝。城市热闹却又安静，人人都在毫不停歇地

忙碌着，却有种悠然。在《嫌疑犯的夜行列车》一书中也提到了我在那趟旅行中体验到的中国。不过，这本书并非游记。旅行之后过了漫长的岁月，我因此在黑茫茫一无所见的夜晚的疆界拾取了原本已经消失的记忆。夜很黑，于是也看不清虚构和真实的界限。

我从三年前开始练太极拳。作家可以从太极拳学到很多东西。人变得僵硬的不只是身体内部，还有大脑的里面。为了不让头脑中流淌的力量停滞，首先就要打破脑海中的墙。柏林墙的倒塌即将过去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但思维的墙壁很难消失。诸位要不要搭乘文学这趟夜行列车，驶向各种各样的墙的另一边？

目 录

序言 致中国的读者 / 1

第1轮 巴黎方向 / 1

第2轮 格拉茨方向 / 15

第3轮 萨格勒布方向 / 29

第4轮 贝尔格莱德方向 / 41

第5轮 北京方向 / 55

第6轮 伊尔库茨克方向 / 67

第7轮 伯力方向 / 83

第8轮 维也纳方向 / 95

第9轮 巴塞尔方向 / 105

第10轮 汉堡方向 / 119

第11轮 阿姆斯特丹方向 / 131

第12轮 孟买方向 / 143

第13轮 无名之地方向 / 159

注释 / 169

第1轮 巴黎方向

>>>>>>>>>>>>>>>

车站的状态有点怪。月台上的人出奇的少。铁道员们躁动不安，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如果揪住铁道员问发生了什么事，也显得有点怪异，所以你能默默地观察。整个车站披着妖怪的画皮，但你没法将皮揭下。

那天，你从黄昏到晚上一直在汉堡丹姆托尔站附近一个小音乐厅跳舞。你的耳朵深处仍回荡着现代音乐的音节，那声音像在劈开竹子，又像叩击石桥。只要搭乘下一班前往巴黎的夜车，你就能赶上巴黎明天下午两点开始的预演。正式演出将于同一天夜里七点开场。比起明天一早起来飞过去，这样走舒服多了。你为自己的计划偷着乐。

不过，车真的很空。从起点站阿尔托纳站上车的没几个人，车里乘客稀少。你心想这趟火车接下来不会入库吧，不安地环顾月台，却见好端端地显示着“巴黎方向”。你独自坐在六个人的包厢里发呆。忘了买报纸。列车开动了。在汉堡中央站也没人上车。

过了一会儿，有脚步声走近。是列车员过来收取车票、卧铺票和护照。列车员是个让人想到鸟的男人，不知是因为那顶鸡冠似的红制帽，还是因为他尖锐的发音。像是法

国人，脸孔紧张而僵硬。

“这间包厢就我一个人吗？”

你问了一声，列车员耸了耸肩，像在说“也许吧”。总觉得事情不对劲。

“火车今天这么空，真少见。为什么呢？”

列车员没有回答。如果进一步追问就有些不依不饶了。列车员走后，你先琢磨了一会儿明天的舞蹈动作，接着开始犯困。没人说话，也没东西可读，你打算睡了。去刷牙的时候，你在走廊和列车员擦肩而过，执拗地套他的话：“今天的车真的好空啊。”

列车员的表情有些苦涩，别过脸。不知是不是你的心理作用。你决定不再深想。不论原因如何，既然能用最便宜的票价独占车厢，你没什么可抱怨的。担心也没用。到底有怎样的危险呢？火车这东西是在轨道上行驶的，所以不用担心会被过激团体劫持。最多会有风暴吧。你认为不太可能会有树木被强风吹倒，砸碎列车的屋顶把你杀死。不过你还是谨慎地选择睡在下铺。

你被车厢摇晃着，不久便惬意地睡着了。在睡眠的另

一头，铁和铁的摩擦声连绵不断。既像浅睡又像沉睡。以至于当列车员突然把你喊醒的时候，你吃了一惊，把记忆的袋子掉落在地板上，一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请起来。请在这里下车。”

列车员的声音奇异地缺乏感情，音量很大。外面依然一片漆黑。你在气愤与难受之间一阵摇摆，用不输给他的大音量问：“已经到巴黎了吗？”与其说是质问，不如说你在争取时间。你无意识地期盼着，只要在问答的过程中搞清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就行了。列车员没有半分同情之色，宣布：

“没有，巴黎还远着呢，不过马上就到法国国境了。法国从今天开始，也就是从深夜十二点开始进入全面罢工，所以列车全部停运。请立即准备下车。”

你感到狼狈，就像从想不到的方向挨了一拳。疼倒不疼。甚至无从抱怨。没有对象，没法争执。你知道法国人会举行极端的罢工，但那本该是在电视新闻上看了付之一笑的光景。竟然让自己从已经坐上的夜行列车下车，只能认为资讯和生活之间的衔接发生了严重的失误。

“可是，那我接下来怎么办？”

你多少想要引起对方的同情，试着发出一个可怜的声音。如果取消巴黎的公演，会有多大的损失。计算掠过你的头脑，同时，一波与计算无关又难以形容的不安将你吞没。

你最近刚读过一些东西，讲的是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的时代，那些进行抵抗运动的人们。半夜突然有人闯进家中，把他们带走，他们尚未搞清状况就遭到拷问，被杀害。你现在的状况恰好与之相反，举行罢工的是劳动者，所以你认为自己必须配合。你感到必须微笑着拍拍对方的肩，说句“加油”，你自己则穿着睡衣离开火车。环顾世界，还有一些没法举行罢工的悲惨国家。在那样的国家，甚至会有可怜的列车员在自杀前声称：如果给乘客造成这样的麻烦，小的就会失业和饿死。相比之下，把骄傲的乘客从夜行列车赶下去的法国铁路职员是健康的，让人愉悦的。哦，所以，你想支持罢工。可是如此一来，巴黎的舞台和演出费会怎样呢？

“我有工作，必须到巴黎，你们怎么解决？”

你忍不住用了责难的口吻。

“火车站会有大巴，请你坐大巴去巴黎。”

听到这话，你略觉安心。你把衣服套在睡衣外面，收拾行李下车一看，还有另外几个人下车。乘车的人这么少，说不定在阿尔托纳站和中央站广播过罢工的事。偏偏你今天从丹姆托尔站上车，真倒霉。或许晚间新闻也提过罢工的事。你从昨天起忙得没看报纸，也没听新闻广播。

悲惨命运的共同体下了火车，没精打采地走在月台上。你催问车站的工作人员：“大巴在哪儿？去巴黎的。”

对方事务性地冷冷回应：“请在候车室等。”

这是个没听过名字的车站。周遭一片黑暗，也没有路灯。也许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你没办法，进了候车室，结果里面满是人。带着热意的灯光煌煌地照下来，吧台和桌子的边缘闪着银光，年轻人的各色登山包堆满了地板，有人撩拨吉他、仿佛低语似的唱着歌，也有人在打盹。香烟的烟雾在高高的天花板缭绕。大概人人都在等说好的大巴。你看到放在桌上的简易菜单写着“羊角面包牛奶咖啡，早餐”，突然就想吃早餐了。现在还没到早晨，你也不饿，

但光是想到吃早餐，你就有种黎明的感觉。早餐的价格不知怎的很贵。就这一份早餐，你为明天和后天换好的法郎差不多消耗殆尽。过来点单的女招待看到你，莞尔一笑，你心想，难道这是个骗局？让人下火车，付一大笔钱，然后把人丢在没人的地方？接着你立即扭转念头，觉得自己的想法傻透了。就只是因为你不熟悉现在待的地方才变得疑神疑鬼。你又想到，既然有这么多人同命运，怎么会让人骗嘛。唯有一件事不可思议，列车员说很快就要到法国的国境，让你下车，然而此地已是法国。但琢磨这个也没有意义。羊角面包和牛奶咖啡的美味让你咂舌，觉得贵就贵吧。稍微给点小费才有样子，于是你把钱递给女服务生，说道：

“请拿去。不用找了。”

女招待张大眼睛，用力捏住纸钞，逃跑似的离开了。你微笑着想，为这点小费目瞪口呆，真是个单纯的人。

大巴一直没出现。你对自己说，缘分和时间都需要等待，尽管放宽心态，却也不时感到心焦，起身毫无意义地注视昏暗的窗外。你开始妒忌周围的人们，说好肯定会来

接人的大巴说不定是泡影，但他们相信有车，就这么候着。

这时，旁边忽然出现了一张男女莫辨的美丽脸庞，那人问你：

“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你，你是钢琴家吗？”

那人的声音如果属于女人，便是低哑诱人的嗓音，若是男人，则属于清爽美男子的澄澈嗓音。面对有着如此甜蜜色彩的邂逅机会，你说了句无聊的话。

“大巴到底几点来啊！”

对方投来邂逅的情趣，你这句话却把情趣掐走并践踏。人们在等待的时间里开始短暂的恋爱，陶醉其中，觉得大巴一直不来也无所谓，你却无法分享这份陶醉。船的航行要交给船夫，你自己随波逐流就好了，然而你把自己的日程表和之后的时刻表相联系，想要飞越难得的中断，匆匆赶向未来。

黑暗中终于传来引擎的响声，出现了几辆大巴。有人慌忙跳上车，也有人嫌麻烦似的慢腾腾起身。你急忙跳上第一辆大巴，坐在最前排。大巴的前灯在黑暗中射出光的隧道，疾驰而去。车开了没多久，出现了一道国界，立着

比利时和法国的国旗。你吃了一惊。你刚才待的地方不是法国，是比利时。比利时同样说法语、用法郎，但是比利时法郎只折合法国法郎的几分之一。你用法国法郎付款，说不用找零，所以对方为你的豪阔吃了一惊。女招待也许在内心鄙视你，觉得是愚蠢的暴发户在装模作样。你忘了从汉堡到巴黎要经过比利时，对此的惩罚就是付了一大笔钱。

到了巴黎，出租车排队候着，你慌忙跳上车，报出目的地。

司机说：“路上堵，不知要多久才能到。”

他哼着歌，似乎挺开心。也许罢工是件开心事。丧失功能的城市变成了游乐场。

几年前，你在马赛看到过垃圾车罢工。垃圾在路旁堆成小山，小山日渐膨胀，达到让人仰视的高度，但罢工仍在持续。生鲜垃圾在盛夏的太阳底下腐烂。人们说好臭好臭，却仍在欣赏那一幕，有种过节般的兴奋。当罢工终于结束，垃圾山瞬间无影无踪。竟然能这么快解决那么多的垃圾，简直让人怀疑罢工者们是不是故意造成障碍。